

郭贞卿经验拾零

四川省梓潼县中医院 张斯特

四川省梓潼县城关镇中学医务室 张斯杰

郭老生于岐黄世家，年过九旬，行医60余年，对中医内、妇、儿科均有较深的造诣。今拾零数则，介绍于下。

精虚表疏，须升补肾精以固表

在虚性感冒中，有一种精虚表疏型感冒，其机理正如张聿青所言：“肺合皮毛，毫有空窍，风邪每易乘入，必得封固闭塞，风邪不听侵犯。谁为之封？谁为之固哉？肾是也。经云：‘肾者主蛰，封藏之本，精之处也’。则知精气闭蛰于内，表气封固于外”。郭老认为，细究之，乃“卫气出于下焦”之故，精为气之母，下焦精亏则卫气虚弱，不能上升至肺以固表。熟地、制首乌、苁蓉、锁阳四药能补精化气，与表散药合用就能起到升补肾精、化气助卫、固表祛邪的作用。

精虚表疏型感冒，除具一般感冒见症外，还见：腰膝痠软，两腿尤甚，骨楚乏力，脑力和体力劳动均不持久，稍有劳累则耳鸣，多视则目花，发枯发脱，肌肤枯涩，脉细。在此基础上再分风寒和风热。

1. 风寒：症见鼻塞声重，喷嚏，流清涕，喉痒，咳嗽，痰多清稀。甚则恶寒发热，头痛身痛，无汗，舌苔薄白，脉细紧等。治疗以黄芪、防风、紫苏、生姜、苁蓉、锁阳、菟丝、熟地、制首乌为基础方。身痛甚加羌活，发冷加葱豉汤，胸胁痛加香附，咳嗽加杏仁，气喘加麻黄、紫石英，夹湿加厚朴、半夏、陈皮，气虚加党参，阳虚加附片。

2. 风热：症见发热，微恶风寒，或有汗出、头痛，鼻塞涕浊，口干渴，咽喉红肿疼痛，咳嗽痰黄粘稠，苔薄黄，脉细数。治疗以

银花、板蓝根、连翘、薄荷、苁蓉、锁阳、生地、制首乌为基础方。咳嗽痰多加杏仁、浙贝、蒺藜，头痛甚加桑叶、菊花、蔓荆，咽喉疼甚加马勃、玄参，热重加葛根、黄芩、知母、花粉、蚤休，夹湿加藿香、佩兰，夹暑加荷叶、西瓜皮、六一散。

例一：钟××，男，37岁，干部。素有失眠史，易感冒。今汗出脱衣后，遂觉头身痛、恶寒、微咳痰少、骨楚腰痠、两腿及腿胫自觉疲极。数服辛温解表剂，初略好转，继又增发热、口苦、微渴等症，舌质红、苔薄黄，脉浮数，右甚于左，两尺俱细，气短，微有下坠感，饮食正常。此乃精虚表疏，外感风寒，寒已化热，但精气虚而无力祛邪外出。方用：银花15克，板蓝根15克，生地12克，薄荷5克，苁蓉9克，锁阳9克，制首乌15克，杏仁9克，瓜蒌皮9克，花粉9克，羌活9克，桑寄生18克。

二诊：上方服二剂后，诸症明显减轻，仅感疲惫，咽喉略干，夜里入寐不易，舌上无苔，质红。方用：合欢皮、夜交藤各18克，琥珀、苁蓉、锁阳各9克，银花、菊花、麦冬各10克，制首乌12克，羌根15克。连服二剂而安。嘱用百合、黑芝麻熬粥连服数日以强身防疾。

精虚生湿，补精为除湿之本

《灵枢·本神》云：“阴虚则无气”，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云：“精化为气”。张景岳认为“凡精血之生，皆为阳气”。肾精虚不能化阳气，使人体脏腑机能减弱，而造成人体水液代谢障碍，产生水湿痰饮之停滞。另一方面，精为有

形之物,在人体之中,要占有一定的空间,正如王旭高所云:“肾肝精血衰微,筋骨自多空隙,湿热痰涎乘虚入络”。这类病证常见于咳嗽、痹症、梅核气等。其诊断要点为:久病,脉细,舌质淡紫而嫩。伸舌时津液欲滴,舌苔颗粒粗而腻,有似极嫩的豆腐花。

例二:史××,女,26岁,农民。打谷季节过劳,月经来潮仍在田里,病发咳喘。三年来,每年农历6月底到9月底遂发严重而持续的咳嗽痰喘,过此时间即趋平常。第一年,经中西药物治疗,具体用药不详,卧床时间三个月。第二年,由整理者治疗。患者体瘦畏寒,咳喘频频,涕泪俱出,痰多起涎,吐之痰丝不断,入夜更甚,舌体瘦、苔白腻,脉弦紧而细数。用小青龙汤合真武汤、桂枝加厚朴杏仁汤、二加龙骨牡蛎汤、射干麻黄汤等治疗,这一年卧床时间减少。第三年,郭老诊后云:“体瘦舌薄脉细,精亏也;带下清稀量多,痰多起涎,吐之痰丝不断,亦精亏之症。此乃平素精亏,经期时下田收割,湿得乘虚进入肺络所致,故秋令病发,过后即复常。第一年未能排除肺络中之湿邪,故邪气潜伏,导致第二年发作。第二年对湿邪虽有打击,惜未重视精亏为本。只有填补精血,才能从根本上将邪气祛出肺络”。方用:附片(先煎)、锁阳、苁蓉、熟地、山萸肉、当归、地龙、菟丝子、杏仁、款冬花、法半夏各10克,苍耳子15克,麻黄9克,陈皮6克。这一年发病期间坚持服用此方,一直未喘,仅时有咳嗽,体质亦较前改善。

初病入络,可早用虫药搜剔

叶天士《临证指南医案》在论“久则血伤入络”的同时,也有不少医案初病即从络治。吴鞠通《温病条辨》上焦篇11条有“清络育阴法”,27条列“清络饮”方,均系温邪病犯手太阴之治。郭老在前辈有关论述的启示下,通过长期临床验证,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:(1)所谓络病,是指络脉形体和功能以及其中运行的物质发生了异常变化;(2)络病产生不在于时间长短,而在于是否波及了络脉;(3)一旦为络

病,新病久病都有共同的诊治规律。因此,郭老主张,初病入络者,可早用虫药搜剔,能增强疗效。郭老对薛生白仿吴又可三甲散的使用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

吴氏《温疫论》三甲散由鳖甲、龟板、穿山甲、蝉衣、僵蚕、蜇虫、白芍、当归、牡蛎、甘草等十味药组成,治疫病中“主客交”症。其病机为“客邪胶固于血脉,主客交浑,最难得解,且愈久益固”。其症状是“谷食暴绝,更加胸膈痞闷,身疼发热,彻夜不寐”。薛氏《湿热病篇》中将此方加减为:地鳖虫、山甲、鳖甲、僵蚕、柴胡、桃仁,治湿热证暑湿不得外泄,深入厥阴,导致络脉凝瘀,心气阻遏,灵气不通者。两个三甲散共有之药物为:蜇虫、鳖甲、僵蚕、山甲,皆为虫药。综合诸药之性用,主要能行瘀消痰,软坚散结。郭老认为,络脉中运行的是气血津液,因此络脉瘀阻,自然会兼夹痰饮湿浊;倘外邪相加,还会兼夹阴寒、燥火、风湿等。吴氏谓痰邪胶固血脉,薛氏谓邪深入厥阴,都是这个意思。因此,上述四味药就可广泛用于多种络病,也是郭老早用虫药搜剔的基本方。这基本方使用的要点为:(1)病变部位比较固定;(2)出现明显的痰瘀胶固症状;(3)有局限而持续的症状,如疼痛、麻木、痠胀等;(4)直接损伤络脉,如血症或外伤。

例三:曾××,男,30岁。五年前曾患坐骨神经痛,治疗数月而愈。今出差到潮湿地区一月半,左下肢承山穴至环跳穴处麻木、重着,伸腿疼痛难忍,舌质正常、苔薄白,脉弦紧。郭老认为此症虽初起,但疼痛部位并不游走它处,病位固定,具备了络病的基本特征。因在潮湿处发病,虽舌苔不腻,但麻木、重着仍是湿阻经络症候,治当疏风祛湿,散寒温阳,并早用虫药搜剔。方用:地鳖虫3克,鳖甲12克,僵蚕9克,山甲珠6克,白花蛇1条,全虫1.5克,当归12克,牛膝10克,桂枝12克,桑寄生15克,细辛4.5克。水煎服,十剂愈。随访二年,未见复发。

例四:杜××,女,26岁,工人。经

急重症治疗经验介绍

朱良春

努力运用中医中药开展急重症的治疗工作,是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,促进中医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。本文拟举急重症治验数例,略陈心得体会,就正于同道。

一、乙脑极期

乙型脑炎属于中医“暑温”、“暑痉”之范畴,其为病来势凶险,传变迅速,若治不及时或治不如法,恒易昏痉致变。临床所见,乙脑极期由于邪毒炽盛,痰浊阻滞,清窍被蒙,高热神昏,喉间痰如拽锯,惊厥频作,往往出现心力衰竭和呼吸道的窒息,内闭外脱而突变。笔者治此症,以涤痰泄热为主要手段,以清心开闭为目标,采用验方“夺痰定惊散”,收效尚称满意。其方为:炙全蝎15只,巴豆霜0.25克,犀黄0.35克,硼砂1克,飞朱砂1.5克,飞雄黄1.2克,陈胆星3克,川贝、天竺黄各1.5克,麝香0.15克(后入)。共研极细末,密贮,每服0.7克,幼儿0.4克,每日1~2次。一般鼻饲后3~4小时,排出黑色而杂有黄白色粘液的大便,即痰消神苏(未排便者,可续服一次)。方中之全蝎,有祛风定惊、涤痰开瘀解毒之功,故为主药;巴豆霜之应用,是受《外台》桔梗白散(桔梗、川贝、巴豆)的启示,取其迅扫膈上之痰涎,下胃肠之壅滞,开气道之闭塞,更以胆星祛风痰,川贝、竺黄、硼砂

清痰热;雄黄、朱砂解毒坠痰;犀黄镇惊、解毒、化痰;麝香开窍慧神。本文具化痰开闭、通腑泄浊、熄风定惊之功,不仅可用于乙脑极期,且对肺炎、中毒性菌痢、百日咳脑病、脊髓灰质炎等痰浊交阻,痰鸣如嘶之症,亦有泄化浊痰、防止窒息之效。历年使用,屡获佳效。现举例如下:

例一:李孩,男,8岁。患乙脑已一周,温邪鸱张,痰浊内阻,蒙蔽清窍,高热稽留,神糊谵妄,惊厥抽搐,痰涎壅阻气道,声如拽锯,用导管吸痰时,即引起气管痉挛而窒息。叠经中西药物治疗,均鲜效机。乃予“夺痰定惊散”0.7克鼻饲,约三小时余,排出黑色粪便,并夹有黄色粘液,旋即痰消神苏,热亦渐挫,调理善后而愈。

按:此散有涤痰泄热,清心开闭之功,对乙脑极期,邪热炽盛,痰浊阻塞气机,蒙蔽心窍,惊厥神昏,痰鸣如嘶,有闭、脱之趋势者,甚具卓效。

二、腺病毒肺炎

腺病毒肺炎多见于婴幼儿,属中医外感热病的范畴,可见高热、气急、咳呛、痰壅等症状,甚则面色晄白而脱变。此系疫毒、痰热壅肺之重症,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,如能及时加用清热泄毒、通壅开窍之药物,将能迅速逆转

期受凉,情志不舒,遂觉少腹疼痛,经血即止,喉痛,行动头汗出,鼻汗如珠,但手足仍冷,舌尖红、苔薄白,口干,脉弦紧。服辛温解表剂喉痛更甚,并见声嘶。此外感风寒,内阻痰气,血瘀脉络。方用:蜜虫3克,鳖甲12克,僵蚕9克,山甲珠6克,桂枝10克,白芍10克,大枣3枚,甘草3克,紫苏9克。

法半夏9克,党参10克,艾叶(炒)9克,炮姜3片。服二剂后,诸证愈,经水复来。郭老谓此案初病即影响到月经停止,少腹疼痛,喉痛声嘶,病在血络之诊断容易成立。因有汗故用桂枝汤,气郁用紫苏、半夏,再加党参补正,艾叶温宫,姜枣调和营卫,虫药搜剔胞络中瘀血和喉间痰气,故收效较捷。